



TIANZE BOOK

www.tianzebook.com.cn

与《圣经》、《小王子》等一同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评为
“塑造读者的25本图书”

神秘花园

[美] 弗郎西斯·霍奇森·伯纳特/著
张 伟/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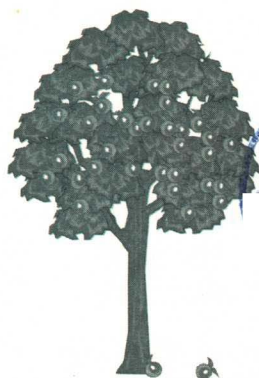
开启心田的钥匙其实在自己手中
引导我们走出困顿
赋予我们快乐、希望和勇气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神秘花园

The Secret Garden

弗朗西斯·霍奇森·伯纳特 著
张伟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712.84

1149

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花园 / (美) 伯纳特著; 张伟译.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 1
ISBN 7-204-06729-0

I. 神… II. ①伯… ②张… III. 文学 -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3600 号

神秘花园

弗朗西斯·霍奇森·伯纳特 著 · 张伟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新华书店发行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8 字数: 156 千

2003 年 2 月第一版 2003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204-06729-0/I · 1184

定价: 20.00 元



译者的话

《神秘花园》是女作家弗朗西斯·霍奇森·伯纳特的主要作品之一。故事讲述的是一夜之间沦为孤儿的小女孩马莉投奔其姑父——米索思斯韦特庄园主人克莱文先生，在那幢年代久远、神秘古怪的豪宅里的生活经历以及她和周围的小伙伴在个性发展、生活态度等方面发生的巨大转变。

故事对儿童的心理活动以及思维方式进行了生动细致的刻画。然而本书不仅适合儿童阅读而且成年人以及广大家长都能从中获得巨大的启发和人生领悟。

童年的经历以及思想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将伴随一个人的一生。当人们捧读本书时，也许会把你带回到自己的童年时光，重新审视自己灵魂深处的痛苦和欢乐；也许现在你正处在情感乃至人生的患得患失之中，这本书能带给你新的人生启迪和智慧。

有幸作为《神秘花园》的译者，我在翻译过程之中，时时被原作传达出来的健康而平和的人生观所深深打动。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今天这个为物质而殚精竭虑的躁动的社会里，人们很容易迷失作为人类本身而应该拥有的健康人格和对快乐的理解，而以寻求病态的刺激来获得短暂的心理平衡和慰藉。

读书贵在领悟。若能超出文字表面的内容，让你的个性思维自由驰骋，那便是提高了境界。用心来读此书，方知以上所言不虚。

张伟

2003年元旦于北京

RBN 63 / 10



目录



目 录

第1章		1
无人幸免		
第2章		7
倔脾气的马莉		
第3章		15
穿越沼泽地		
第4章		20
女佣玛莎		
第5章		35
走廊里的哭声		
第6章		41
那里有人在哭		
第7章		47
花园的钥匙		
第8章		53
知更鸟引路		
第9章		60
怪屋		

目 录



第 10 章		69
迪肯		
第 11 章		79
画眉鸟巢		
第 12 章		86
我可以有块地方吗		
第 13 章		95
我叫柯林		
第 14 章		108
小酋长		
第 15 章		120
搭建鸟巢		
第 16 章		130
马莉说：“我绝不！”		
第 17 章		137
暴虐脾气		
第 18 章		145
你不能再耽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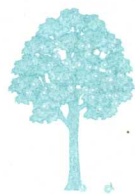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 19 章		152
已经来了		
第 20 章		163
我要永远活下去		
第 21 章		172
本·瓦斯尔斯塔夫		
第 22 章		182
黄昏时分		
第 23 章		189
魔法		
第 24 章		201
让他们笑吧		
第 25 章		213
窗帘		
第 26 章		221
她就是妈妈		
第 27 章		231
在花园里		

第 1 章

无人幸免

There's No One Left



当马莉·蕾诺克斯被送到米索思斯韦特庄园姑父家去住时，每个人都说是个平生所见过的模样最不讨人喜欢的小孩。也难怪大家这么说，她身体单薄，头发稀疏，瘦小的脸儿上神色乖戾。可能是从小在印度出生的原因，头发和脸的颜色都是黄不拉及的，而且一年四季不是有这病就是有那病。马莉的爸爸在英国政府部门工作，很是忙碌也总生病。而她妈妈却着实是个大美人，她一心扑在各种派对的应酬上，来往于那些能使自己身心快活的人们中间。她压根儿没想要孩子，所以当马莉一出生就把她交给了印度奶妈，并告诉仆人们要想令她这样一位欧洲贵妇高兴就必须把孩子带到远离自己视线的地方。因此，当马莉无论是在多病、爱啼哭的婴儿时期还是稍大能蹒跚学步时，一律被单独隔离了。除了印度奶妈那张黑黑的脸以及其他几个当地仆人以外，马莉就没什么其他的回忆了。

仆人们总是遵从她的意愿，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大家明白这孩子的啼哭声会惹恼那位欧洲贵妇。马莉长到6岁时，性情就像一头自私、乖张的小猪。一次家里请来了个女家教教她读书写字，这下惹恼了她，没到3个月女家教就辞了职，接着又有其他女家教来，可全都没能比第一个呆的时间更长。所以如果要不是后来马莉确实想要念点儿书的话，她恐怕连一个字也不认识。

那是她9岁时，一个异常炎热的清晨，马莉从一种莫名的恼怒情绪中醒来。当她睁眼一看，站在床边的不是自己的奶妈，这使她更加恼火。“你为什么在这里？”她对陌生女人嚷道，“我不会让你待在这儿，让我的奶妈快回来。”那女人惊恐地看着她。结结巴巴地说奶妈不会回来了。马莉这下怒不可遏，女仆人面对小主人的又踢又打只是变得更加惊恐而已，连声说奶妈真不会再回到小主人身边了。

整个早晨都笼罩在一种神秘的氛围中，一切都显得纷乱无序。

好像有几个仆人不见了，在马莉眼前晃来晃去的几个仆人也都是面带惶恐，来去匆匆。没有人告诉她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有为什么她的奶妈不能回来了。整个早晨无人理睬她，她只得独自溜达到花园里，在靠近阳台的树下自己玩起过家家来。她设计做一个花坛，把一大束猩红的芙蓉花枝插进小土堆里。她一边玩一边还在赌气，嘴里叨唠着回去后怎样骂那些仆人才能使自己出气的话。

“猪，猪，猪崽子！”她念叨着，因为管人叫猪在当地是对人最大的侮辱。

她咬牙切齿一遍一遍地重复着骂人的话直到听到妈妈同某个人走到阳台上来。那是一个外表非常体面的年轻人，他们站着用一种奇怪的语调低声交谈着。马莉见过那个看起来像个大男孩的年轻人，听说他是刚从英国来的年轻军官。马莉注视着他俩，目光更多集中在妈妈身上。一有机会她总这样盯着妈妈看，因为这位欧洲贵妇（马莉习惯这样称呼她而不用别的称谓）身材是那么修长迷人。她的头发如卷曲的丝绸，小巧精致的鼻子骄傲地挺立着，一双含笑的大眼睛。她平素总穿着质地柔软蓬松的衣服而且上面还有漂亮的花边做装饰。她今天穿的衣服上好像缀有更多的花边，显得格外妩媚，只是她眼中的笑意已荡然无存。那双大眼睛由于惊恐而睁得更大，目光恳切地望着面前的年轻人。

“你说那是不是很糟糕，是不是？”马莉听见她这样问。

“糟透了，”年轻人声音颤抖地答道，“简直糟透了，蕾诺克斯夫人。你应该两星期前就来山上住。”

贵妇人一边不停地搓着双手一边哽咽着说道：“哦，我真应该那样做。可我只知道待在那愚蠢的晚会上。真傻呀！”

就在此刻一声尖利的嚎叫突然从仆人们住的地方传了过来，妇人不由得一下子抓紧了年轻人的胳膊。这声音使得马莉不由得全身战栗。嚎叫声越来越刺耳。

“是什么声音，什么声音？”蕾诺克斯夫人喘息地问。

“估计有人死了”年轻人答道：“你没听说过那东西已经在你仆人中发作了呀。”

“我真的不知道，”贵妇人哭叫着，“跟我来，快跟我来。”她转身冲进房间。

随后发生的一切对整个早晨的神秘气氛有了解释。当地爆发了极为严重的霍乱，患病的人们正纷纷地倒下死去。马莉的奶妈就是在那天夜里发病，那凄厉的哭嚎声就是来自她住的窝棚，里面的仆人们目睹了她的死亡。现在恐慌已经弥漫了每个角落。

第二天混乱仓皇的大人们早已把马莉忘记了，她独自待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没人想起她，也没人需要她，对于周围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情她是一无所知。就这样一会儿哭、一会儿睡地过了好几个小时。她只知道有人生病了，还有些奇怪可怕的声音不时传过来。当她溜进厨房发现里面竟空无一人，一桌子饭菜只被吃了一点儿，用餐的盘子和椅子好像是在匆忙之中被人推了回去。这孩子吃了几个水果和几块点心。由于口渴，她顺手拿起桌上一杯几乎还是满满的酒喝了下去。那酒味道很甜，所以她没觉出里面浓烈的酒精含量，不一会头就开始昏昏沉沉的了，她回到小屋把自己关起来。仆人们住的窝棚里传出的哭声和附近急促的脚步声不时传来，这一切令她感到阵阵恐惧。喝下去的酒让她困得几乎睁不开眼，一躺到床上马上就酣睡起来。她睡觉的这几个小时里发生了许多事情，可是这回外面的哭叫声和人们进进出出的声音都没能把她吵醒。

当她醒来时，四周一片寂静。这死一般的寂静是以往不曾有过的，既听不到说话的声音也没有脚步声。她纳闷那些得病的人们是否已从霍乱的折磨中康复了，再有奶妈死后由谁来照管自己。应该会有一个能把更多新鲜有趣的故事说给她听的新女佣来顶替。其实她对过去的奶妈已经厌烦了，所以并没有因为她的死而哭泣。她不是

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孩，对其他人可以说从来不关心。那由霍乱引发的哭叫声和其他杂乱的声响惊扰了她，然而竟无人对她过问一下，这使她很生气。致命的霍乱一来，对死亡的恐惧使人们只顾着自己，哪有人会理睬那个不招人喜欢的小孩子呢。当然，要是人们一旦康复过来还是会想起并照顾她。可此刻没人回来，马莉只得独自躺在那里，四周越发显得沉寂。忽然，她听见炕席上有瑟瑟的声响，歪头一看，一条小蛇正一边在炕席上爬行一边用宝石一样的眼睛看着自己。马莉并不怎么害怕，那只是一个没有威胁的小东西，它好像正匆忙离开这间屋子。马莉目送它从门缝底下溜走。

“真奇怪，”马莉不由得嘀咕，“难道整个地方就只有我和刚才那条小蛇了吗？其他人都上哪儿了呢？”就在此时，她听到庭院里有脚步声，不一会儿脚步声就到了阳台。马莉听出那是男人们的脚步，他们在低声说话。并没有人来和他们打招呼，他们好像推门进到房间里来了。

“这里真冷清，”一个男人说道，“那是个漂亮女人！我想那孩子也应该差不多。虽然没见过但听说这儿有个女孩。”

当来人推门进来时，马莉已经站起来了。由于一直无人理睬，她的样子看起来像个丑陋、恼火的小精灵，紧皱着眉头站在屋里。先进门的是个身材高大、当官模样的人，马莉以前见过此人和爸爸谈过话，这人显得有些疲惫，他一看到小马莉，着实吓了一跳，差点蹦起来。

“班尼！”他大声叫道：“这儿真有个小女孩儿，而且就一个人在这么个地方！上帝呀，她是谁？”

“我叫马莉·蕾诺克斯，”小姑娘一边回答，一边故意把身子挺得直直的，她觉得此人管自己家叫“这么个地方”是非常无礼的。“大家得了霍乱的时候我睡着了，刚刚醒，为何一直没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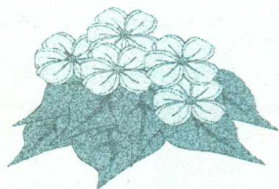
“这一定就是那个没人见过的小孩！”此人大声叫起来转身对他的同伴说：“她一定是被人忘记在这里了。”

“为什么我会被忘记？”马莉跺着脚问道：“为什么没人来？”

那个叫班尼的人非常哀伤地看着她。马莉似乎看到这个人在不停地眨眼试图不让眼泪掉下来。

“哦，可怜的孩子！这里哪还有人能来看你呀。”班尼说道。

猛然间，马莉明白了她爸爸妈妈在昨天夜里都已经死了，个别幸存的当地仆人也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了这里。哪还有人顾得上小主人马莉。难怪这么安静，除了自己和那条小蛇以外这里什么都没有剩下。



第 2 章

倔脾气的马莉

Mistress Mary Quite Contrary



马莉以前喜欢从远处看着她妈妈。她只是觉得妈妈长得很好看而已，其实并不了解她，也就谈不上爱戴之情，所以对于妈妈的离去她没有太多思念，实际上可以说根本没有想念。马莉是一个向来只在乎自己的孩子。如果她长大成人了肯定会觉出一个人独处的妙处，可眼下她这样一个被人伺候惯了的孩子总希望有人照顾。因此，她希望能被送到一些好人中间，就像印度奶妈和其他仆人那样对她尊重、百依百顺、自己想干吗干吗。

马莉估计不会在英国牧师家里久住，虽然她起先被带到这里。英国牧师家里很穷，养着5个年龄相仿的小孩，这些孩子个个穿着破旧的衣衫，经常吵架还互相争抢玩具。马莉厌恶那里房子的破旧，不满那些孩子对自己刚来时的不理不睬。更令她恼火的是他们后来还给马莉起了个外号。

最先想出这个外号的是巴塞尔。巴塞尔是个鼻孔上翻的小家伙，一双蓝色的眼睛，目光放肆而无礼。马莉那天在树底下正一个人玩游戏，就像霍乱发作那天玩的一样。她正为建一座小花园而堆土，这时巴塞尔走了过来站在马莉旁边看着她玩，突然他俯下身子，指手画脚地出主意：“你为什么不把这几块石头堆在这里，弄一座小假山不更好吗，唉，就放那里。”

“你快走开，”马莉大声叫道“我不需要男孩子，快走开！”

巴塞尔挺生气，可过了一会儿，又开始逗马莉，他平时也经常这样逗她的姐妹们。他围着马莉蹦来跳去，一边做鬼脸一边唱道：“女主人马莉，真是个倔脾气，你造的花园里有什么，银铃花，海贝壳，金盏草一行行。”

巴塞尔的歌声把其他孩子也招来了，马莉越生气。他们几个越起劲地唱那句：“女主人马莉，真是个倔脾气”。打这以后，只要和这群孩子在一起，大家就管她叫“倔脾气马莉”。

一天，巴塞尔对马莉说：“周末你就要被送回家了，我们大家都为此感到高兴。”

“我也为此高兴，”马莉答道“可家在哪里？”

“你竟然不知道自己家在哪里！”巴塞尔以7岁男孩特有的嘲弄口吻说道，“当然在英格兰，我们的外婆就住那里，去年我姐姐被送到外婆家住了。但你不会，因为你没有外婆。你将被送到你姑父阿齐贝尔德·克莱文先生那里。”

“可我对他一无所知，”马莉厉声说道。

“你是什么也不知道，”巴塞尔答道，“女孩子都是这样。我听爸爸妈妈谈起过你姑父，他住在乡下一所又大又冷清的老宅子里面。他性格很古怪，即使他让外人来，也没什么人愿意接近他。他是个吓人的罗锅。”

“我不相信你的话。”马莉转过身子，双手捂住耳朵，她不想再听他说下去。然而，这之后她对对方的话还是有所考虑的。一天夜里，当克劳芙德妇人告诉她将坐船去往英格兰米索思韦特庄园——她姑父阿齐贝尔德·克莱文先生那里时，她只是面无表情地站着。夫妇俩不知道她到底在想什么。对于克劳芙德夫人出于友好表示的亲吻，她只是歪头闪开，克劳芙德先生想拍拍她的肩膀，她也直挺挺地立着不动。

“这可真是一个呆板的孩子，”克劳芙德夫人惋惜地说：“她妈妈是那么漂亮，而且讨人喜欢，可是马莉却是我所见过的最没人缘的孩子。孩子们管她叫倔脾气马莉固然是小孩子的调皮，但也不无道理。”

“她妈妈要是能多管管这孩子，兴许还能学点大家风范。令人痛心的是，那可怜的美丽的生命已经离我们而去。实际上现在很多人还不知道她还有个女儿留下来。”

“我相信她是很少照管自己的女儿，”克劳芙德夫人叹气道：